

# 從歐債風暴看人性

## ——兼論歐元區的監理套利現象

黃琛瑞

自二〇〇八年第四季至今，世人再次見證到當人性面對金錢遊戲時，彼此的互信基礎在本質上是如此地薄弱。由美國華爾街所捅出的金融風暴，迅速影響全球實質景氣，迫使各國必須採取寬鬆政策刺激需求，以求儘速自衰退的陰霾重返經濟成長的正軌。一方面各國央行透過低利率的貨幣政策，維持金融市場流動性；一方面各國政府大舉編列預算，針對問題金融機構進行紓困，帶頭消費期盼早日見到復甦的曙光。正當金融海嘯源頭地美國在近兩年半因持續維持歷史最低水準利率，與紓困計畫下無可避免的財政赤字，使得國際熱錢湧向各新興市場，造成美元持續走貶。相對地，自一九九九年登上國際舞台的歐元，則因為傳統上針對風險交易較保守的歐系金融機構在金融風暴下受創程度較低，加上美元的相對弱勢，在後金融海嘯時代趁勢受到國際投資人的青睞，輿論甚至有歐元取代美元的呼聲出現。經歷十年的風風雨雨，歐元似乎終於盼到正式名分。

然而由於後金融海嘯時期的全球性財政擴張，各國政府無不債台高築。部分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雖然累積政府債務已超過GDP，如日本與美國的債務比至今已達200%與100%，金融市場對於其償債能力並未觸及可容忍的臨界點。在歐元區，數個政府財政原本即相對不健全的國家卻因為歷史性金融海嘯的衝擊，暴露出承平時不易察覺的嚴重債務問題。自二〇〇九年底開始，以希臘為首的所謂歐豬五國（PIIGS，以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西班牙五個南歐國家國名首字母所創的縮寫

新字），逐漸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並且衍生至今循環發生的歐債風暴，歐元也因此受到波及。隨著國際投資人對於歐元區問題國家的債信產生疑問，繼而促使歐盟與國際組織介入紓困，歐元雖然相對於美元仍屬強勢，但過去兩年半因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歐債風暴，歐元也歷經數次大幅度的震盪，方有給予歐元正名的輿論，亦有歐元區終將瓦解的論點。真如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從宏觀角度觀察歐元區的歷史進程，歐債風暴所引發的影響似乎並非如媒體渲染般的深遠。或許數年後回顧，僅是一段茶餘飯後的小插曲。回溯至六〇年代末，今日所謂歐元區的「初版」——Werner Plan——甫提出即面臨美元崩盤導致的全球貨幣體系（布列登森林固定匯率制度）的瓦解而無疾而終。十年後捲土重來，以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簡稱EMS）之名，聯繫各國匯率，並透過浮動區間的設計增強匯率穩定性。殊不知九〇年初柏林圍牆倒塌引發的德國統一，間接由於德國因應升息抗通膨需要，拉開與其他歐洲國家利率水準，進而引發投機客攻擊而造成泛歐外匯風暴。除了將實施十餘年小有成效的EMS浮動區間擴大，成為名存實亡的匯率體系，還迫使歐盟關鍵國英國退出EMS，至今加入歐元區機會渺茫。若當初英國能夠重返EMS或該外匯風暴並未發生，今日英鎊應已消失，同時歐元可藉由倫敦金融中心的力量，更穩健地站立在國際貨幣舞台上與美元共爭霸主地位。至此觀之，今日的歐元區早已經

歷各種大風大浪，過去一年半的歐債風暴與之相比可謂不痛不癢。或許僅是媒體誇大報導的效應，引發投資人敏感神經所呈現的過度反應。

歐債問題早已不是新鮮事。當馬斯垂克條約訂出五大整合條件（Convergence Criteria）作為篩選歐元區會員國條件時，其實就已考慮過政府財政穩健度。然而人性面對利益時的反應四海皆準。包括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政府債務不超過GDP的60%兩大條件，在九〇年中可發現各國（特別是財政體制較差的國家）透過各種會計、統計「技巧」、輔以政治協調，以符合條約要求進入歐元區。俗話來說，即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專業來說，各國積極從事「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從現有規範中以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利益。今日歐豬之首希臘，早在第一輪即因為無法顯著改善財政問題而未成為歐元區創始國之一，直至二〇〇一年初才獲准加入。事後更被揭露該國透過高盛投資銀行的輔助，以金融工具操作達到進入歐元區的目的。就此來看，國家就如同個人，歐元區的發展僅是人性的展現，在茫茫的歷史洪流中，各式各樣的「風暴」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一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教東海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 在巴黎遇見台灣當代藝術——傅慶豐

比海更壯闊的景觀是天空，比天空更波瀾的是，人內在的靈魂。——雨果

藝術是為了與世界牽連一起

台灣當代美術在解嚴之後，20世紀80年代後期得到澎湃的發展，而1983年開館的台北市立美術館，為前衛藝術的主流化過程提供了相關環境的激發，年少輕狂的傅慶豐1983年首次個展後，陸續參與其館在1984年的「當代抽象畫展」，1985年台灣第一個「前衛·裝置·空間特展」、「新繪畫大展」及「現代雕塑特展」、1986年的「現代繪畫新展望」、「風格22」、1987年的「新具象繪畫展」，接著遊學法國，參加巴黎龐畢度中心「牢記天安門邀請展」及巴黎大皇宮舉辦的秋季、五月、青年繪畫、獨立等沙龍展覽。他像隻奮起的鳥只想展翅高飛，才能對自己在畫框裡旁徵博引，並在被擠壓的童年記憶中平面的國度裡開天闢地，用畫筆思考與會友。

藝術是在打開自己 與光線遊戲

1991年獲選於法國文化部「梵谷村」歐維耳市駐村，他在梵谷的烏鴉麥田裡狂飆起風，室內也同時是室外，他開始用腳呼吸數著步伐和光影，追求瞬間的真實；人的種種——流離顛沛、曲折、孤寂、恬靜，或者怔忡恍然……都是我們內心的風景。

藝術是作為一面開向世界的窗

自傅慶豐邀請全民在他的雕塑上簽名首開台北當代藝術館公共空間氛圍的作品先例，傅慶豐以十七尊彩繪雕塑分置於當代藝術館廣場、富邦金融中心及誠品敦南店前，開放民眾於多采多姿人生百態的雕塑上簽下自己的姓名與留言，期盼藉由簽名的行動，讓民眾更深入地感知到自己所身處的，是一個參與和分享的世界，2008年起開始了於巴黎、北京和台北巡迴展出的「百家姓·Sign Me」國際彩繪雕塑行動藝術展覽計畫，藝術成為邀宴靈魂中每一次的換裝。

藝術是傅慶豐在為生命找一個出口，於是他試圖關注所有的生活細節，關注所有交錯的身影，期待我們每一次的藝術散步，都是跟他一樣是個作夢的游牧民族，為這個世界留下姿色！因為「世界塑造每一個人，每個人也塑造著世界」。（傅慶豐網站：<http://www.alixefu.com> 百家姓網站：<http://www.alixefuart.com>）

（文／蔡玲燕，巴黎大學美學藝術科學博士）